
王芸生著

芸
生
文
存

自序

二十世紀，在世界上呈現了一個新局面，在東方尤其是個大變局。在這個世紀的前夜，世界列強的目光爭注於東方，銳烈的爭奪着殖民地。英法俄三國，或豪奪，或巧取，於江寧、天津、漢口三個條約之後，在中國均已立定腳跟。德國也趕了來，在山東半島投一巨足。美國要算最和平的了，她在檢得鴉片戰爭的便宜之後，（中美虎門條約是鴉片戰爭的副產物）還同西班牙開了一仗，把菲律賓搶在手上。這時的世界，簡直已成歐美人的天下。不過，便在美西之戰的同時，中日間發生了甲午戰爭：這一戰的結果，在東方出現了一個強盛的日本。強盛日本的出现，本應該是世界均勢的一個有力的因素，但當時並未能如此，隨着三國干涉而來的却是瓜分中國的運動。當時的中

國，已完全成爲一隻任人宰割的羔羊。在外人極度凌虐之下，這個老中國爆發了一個原始式的民族暴動——義和團事變。就在這個事變當中，十九世紀結束了。二十世紀的新頁剛翻開，殘破的中國簡直不成個樣子了：首都被八國聯軍占領着，皇帝建竄到西北，君弱臣庸，國危民亂，一切亡國的條件都夠了。但是，我們要知道，義和團之變在方式上雖是原始性的暴民動亂，在性質上却代表着很強烈的抗禦外侮的民族意識。在那時，一個國際均勢胚胎了。列強以英德協定（一九〇〇十月）爲基礎，相約不在中國獲得任何領土利益，美國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政策遂成列強共認共守的原則（最低限度表面上是如此）。在這個均勢的形勢下，俄國首先不滿，不甘心這個局面，想獨占中國的東三省，結果給日本打敗了；德國的野心更大，她想整個的打破均勢局面，推翻英法的霸權，所以歐洲大戰打得更

兇。在歐戰期間，國際均勢暫時失去存在，日本在這時檢了許多便宜，拿到山東半島及太平洋中赤道以北的南洋羣島。好在這個時期並不久，戰後華盛頓會議，四國太平洋公約及九國遠東公約成立，國際均勢呈現空前的有力局面。這個局面給東方保持了十年和平。這十年和平，是經過將近一個世紀的擾攘，千百萬人的流血，纔換得的。中國未曾抓住這個機會，在國際均勢的掩護下，努力建設一個現代國家，却蒙頭蓋面的大打自相殘殺的內戰。這由歷史的眼光看來，實是我們最可痛惜的事。九一八的事情，是我們這份糊塗愚蠢的報應。九一八事變給國際均勢一個大打擊，但未失墜，牠還有重新穩固的可能。時人很多以為國際均勢已於九一八以後失去，我不同意這個看法。我認為九一八事變確給國際均勢一個大打擊，但只是削弱了牠的力量，並未曾把牠根本取消。日本在九一八以後為什

廢一建一類的做出種種姿態，而不一氣傾寫的貫徹她的大陸政策呢？那還是因為對殘存的國際均勢有所顧忌。我在一這兩年！」中曾說：「我說中國在國際均勢之下苟安了幾十年，其實到現在國際均勢亦還存在，不過力量稍薄弱些罷了。假使這兩年也像歐戰時那種情形，我們的國難恐怕還不止此。人說國際聯盟是紙老虎，而這個紙老虎已然給我們做了不少的蔭庇工作。美國的斯蒂生主義，蘇俄的縮頭政策，儘管說牠空疏或脆弱，事實上也曾發揮了他們的作用。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出路——運用外資充實國力，建設現代化的國家，也還需要利用這個微弱的國際均勢。」我們中國過去受國際均勢的麻醉太深了，麻醉得簡直忘掉應該用自己的力量維持國家的存在。我現在不是重引大家再做國際均勢的迷夢，而是說明外交上的機會畢竟是不可不運用的。九一八迄今已五年多，在這五年多的光陰

中，中國的國運及世界大勢都是由沈重抑鬱的情緒中，掙扎苦鬥，以期挽回悲運。在這幾年中，日本把中國推到存亡絕續上，撕毀九國公約及國聯盟約，廢棄了海軍公約，整個的太平洋走入無條約時代。太平洋沿岸的國家都在減修軍備，以防這個日本老虎的奔突；蘇俄成功了兩個五年計劃，在西伯利亞與北滿之間建立強大的軍備，同時一個統一的中國在綏遠抗戰西安事變之後以新盟的姿態出現。這些因素，將會重新穩固東方的國際均勢，以引導中日問題得到適當的解決。但我們絕不可預存空洞的幻想，要把握住自力建國的真諦，準備一切擔當非常的工作。無此覺悟，則一切將成虛幻。

說到中國自身，在這個大時代中，也不是毫無作為。庚子事變的一點民族意識，加強了辛亥革命的因素。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的統治，却未曾斬斷了封建的根株。在內亂外患中，迸

發了五四運動。由五四的文化運動延伸到五卅的政治運動，國民黨接受了這一脈動力，得到北伐的成功。十七年的統一，新中國本應該誕生了，不料國民黨與共產黨分裂之後，本身也爆發了許多次爭衡戰。就在九一八事變的時候，國民黨的政權還在四分五裂的狀態中。河南大戰以後的瘡痍未復，江淮一帶發生了空前的大水災，廣州與南京對立着兩個國民政府，粵桂聯軍正分頭攻襲贛湘。外患內憂，交相煎迫，國家命運，一片漆黑。

我是一個中國人，而且正是這個時代的一個中國人，國家在這個時代中的悲喜，我自然也分享了一份。庚子以後的殘破局面，已在媽媽的懷抱下過去，童孩的腦中沒留下一點印象；我的小辮子是給辛亥革命剃掉的，壬子兵變時的火光與槍聲，曾照耀過我的眼睛，震動過我的心；五四運動給我打下一個做人的基礎；五卅運動又使我認識了自己的國家。民族的熱血曾鼓

舞着我的青年的心，使我走上民國十五六年的革命戰場。革命的火燄曾使我的生命發光，而革命陣營中的腐敗現象也確曾傷過我的心。我從那時起開始有了一種覺悟，覺悟自己不是一個一手回天的英雄，遂摒絕一切政治的纏羈，安心來過一個新聞記者的生活。人是從那時起變得沒出息了，也從那時起變得老實些了，但自信我的心却未曾冷。這十多年來我一貫的是在編報寫文章，報已編了三四千天，文章便也寫了一堆。我的報自然是我們這個國家的生活史料，我的文章也希望牠不至太對不起我的國家。

這本小書，是我的一個文集，這個集子中所收的三十幾篇文章，都是在最近五年中寫的。這五年，真是一個重要年代。在這五年中，我們失土受辱，整個的國家遭遇上存亡的大問題。我這些文章都是在九一八事變以後寫的，大體上的都是關於外

交方面的，尤其是關於中日問題的。我不知道這些文章對人們曾有什麼貢獻，但至少可以從這些文章中看出我是怎樣的爲中國着急，爲日本發愁，並爲這兩個國家的前途怎樣設想。從時間上說，這些文章中，「中國國民黨外交之回顧」寫得最早，那是由於九一八的刺激因而檢討國民黨的外交的；「邦交上一點常識」寫得最遲，那是去年張川越談判時爲了從心理上闢駁日方的共同防共的要求而寫的。在一般的題材上，「中國的外交病」是中國全部外交史的涉獵；「日本外交的歷史觀」則是日本外交史的一個系統的看法。中日問題，老實說，我們看不出一個解決的捷徑，最穩妥的途徑是要中國人自己努力向上，用本身的努力，以轉移國家的運命。塘沽協定之後，證明武力復土，須先經過建國的過程，我在這兩年！「中鼓吹一個觀點，便是「不悲觀 種善因。」我說，「我們不必悲觀 大家努力種善因 認

清國際的友敵，用我們自己的力量，建設一個強健的國家。到此境地，取不雪而雪，敵人也會變成我們的朋友。」這誠然是一個最迂闊的辦法，但我却始終固執我這個觀點。到廿三年底，中日問題沈悶得透不出氣來，經濟上的危機又緊壓在我們的頭上，「答覆一位未識面的朋友」，我寫得最謹慎，在那封信中，我又主張了一個做人的標準。我說，「現在的中國，在政治上，在經濟上，均已具備了亡國條件，所以現在我們做人的標準，起碼要具備這兩點——積極的愛護個人的精神體力，使他的一舉一動都貢獻到建國的工作上，同時消極的在日常生活巾少用舶來品，以減少國家的經濟危機。」九一八以來的情形，日本軍人的功名得來的太容易了，他們憑着那種心理上的優越感與支配慾，以為對於中國可以予取予求，不特殺人佔土，還不許中國人有反日思想。關於這點，我在「關於中日問題的一些感

想」中，老實的對日本人說：「武力優越者，可以亡人之國，奴人之君，但絕不能征服人人的心。日本人若要中國人不存反日思想，很容易，很簡單，那便是公道剷除中日之間的積憾。」這些文字是我自己寫的，但却未必無折扣的表達出我的意思。因為文字既要在公開的刊物上發表，地方又是在國難前綫的天津，寫文章時便不得不顧慮到地方的環境和刊物的地位。尤其是報上的「社評」，文章由既由報館負責，寫文章的人便須忘掉了自己。記得在二十四年夏天「何梅協定」之後，我悲憤極了，「炎天雜感」是我這些文章中，最悲鬱的一篇，當時因為同事的勸告，稿經五六易，都是為環境的關係。在那時期中，我給南方一位老朋友寫信，無意中說了一句最悲憤的話，「尙冀及身得見國運之轉隆」，不料他回信說我「其志尙壯」，說他自己「而今祇望能以中華民國國民了此殘生」。我在那篇文章中所表現

的却沒他這樣悲觀。對於中日問題的認識，眼光放遠大些，我始終是樂觀的。我在許多篇文章中，一貫的指出九一八以來的結果，是喚起了中國人的國家意識，相反的，日本人在道德方面却是墮落了。在「關於中日問題的一些認識與感想」中，我比較深刻的指出日本國家在政治及經濟兩方面的危機。那時廣田正提出他的「三原則」，唱出「調整邦交」的呼聲，國民政府提議在南京整個的談判中日問題。我贊成國民政府這種勇敢的态度，我說：「六十餘年來中日外交，中國一向處於被動地位，從無像現在這樣負責任的堅決態度。在這個堅決的態度下，我們的外交怎樣辦呢？不過我們的準備不可太空洞，我們的辦法還得具體。弱國外交需要週到，需要硬，愈富彈性，便愈吃虧。我們一切準備好，公開提出我們的最大限度的辦法。這樣內可齊一國內的意志，外可獲得對手方的重視。」這是我

給我們的弱國外交開的一個簡單的方案。以後張川越的南京談判，總算未曾使我們失望。從上面許多我的意見可以歸納到兩點：第一、我們要努力充實自己；第二、在外交上我們要有準備。要硬，但，僅此兩點還不夠，我們還要有最後的決心。在『泛論中日問題』中，我正式宣傳『從容赴死主義』。我認為『我們不應把死看得那麼可怕，到了不得不死的時候，更要死得從容些，大方些』。『我們這個民族之所以少生氣，歷史那麼黯淡，最主要的一點，是我們中國人缺乏一種從容赴死的精神。假使我們中國人，每個人的血液都在脈管裏沸騰起來，人人都有點正義所在赴死不辭的精神，我們的民族立刻便會年青幾千年，我們的國家自然便不可侮了。』我們中國人畢竟還未衰老，以後看見綏遠將士的衛國挺戰，中國人的血沸騰起來了。西安事變的大波瀾，解消了我們的內在矛盾，一個統一的中國出現

了。我這些文章，便是在這一種光亮的情緒下收集起來的。這一點光亮的情緒是屬於我們國家的。我希望這點情緒燃起了東方的火炬，照亮了全世界，照亮了二十世紀！

中華民國廿六年四月廿三日於上海。

芸生文存第一集

自序·····	一
中國的外交病·····	一
日本外交之歷史觀·····	二〇
中國國民黨外交之回顧·····	三四
這兩年！·····	六五
辛丑條約與山海關事件·····	八六
法日協定尙存在乎？·····	九五
中日互惠稅率滿期·····	一〇一
國民黨與中日外交·····	一〇九

日本與世界和平·····	一一九
今日之美俄日·····	一二一
天羽聲明·····	一二五
關內外通車之意義·····	一三三
日本通告廢棄海約·····	一三八
中東路簡史·····	一四三
中東路讓渡交涉成立·····	一六二
國際銀團之復活運動·····	一六七
「日本的新滿蒙狂」序·····	一七二
憶汪袁甫先生·····	一七六
悼胡馨吾先生·····	一八三
迎美國經濟考察團·····	一九一